

王平

禍
車
四
樓
是
在
矮

痔
病
房

上
路
板
凳

通俗愛情故事
朋友的朋友的
关于朋友以及

死者與收藏

小說





淮阴师院图书馆 697982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平小说/王平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3

ISBN 7-5404-3277-2

I.王... II.王...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9775 号

□作 者:王 平

□责任编辑:周爱华

□装帧设计:王 隽

□印务总监:刘宁湘

□电脑排版:吴 青 崔连珍

□责任校对:向朝晖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 址:长沙市雨花大道2号(邮编:410014)

□印 刷: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216×180 180×144

□印 张:15.5

□字 数:300千字

□书 号:ISBN 7-5404-3277-2

□定 价:46.80元(共二册)

(邮购电话:0731—4302600 4302662)

前面的话

本来，这些年我是没有出书的迫切愿望和强烈要求的。这倒不是因为出书太多，故意摆一副无所谓的面孔——恰恰相反，我写东西的历史也不算太短，但是到此时此刻写这段话为止，不过出了两本书。没有再出书的想法，主要原因还是近些年自己一直没有写什么好看的、新的东西给别人看。而出书于我而言，毕竟是一门庄严的事业。

这是老实话。

不过从另一层意思看，如今一个人出一本书，又实在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我在出版圈子里混迹多年，眼看着各色闲杂人等一不留神就出了一本，跟得屎尿一样，随随便便。这样一想，出本把书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

问题是，说归说，自己终于“再”出了一本书。这主要应当感谢给这本书提供纸张支持的文贞女士。一位毫无商人气息的纸

张供应商。要是没有她热情支持和鼓励，没有她手里的特种纸张对我的不大不小的诱惑，这本书当然是出不成的。我清楚，用十数种精美的特种纸来做一本区区小说集，这种机会和可能性并非人人都碰得到。当然我动心了。

于是开始认认真真做这本书。一点也不随随便便。水平高低则另当别论。总而言之态度好。但愿读者不会把我归于上厕所屙屎那一类。这里还想特别说明一下，这本书与原来出的那一本有部分内容重复，理由是那一本出得太糟糕。纸张印刷、装帧设计差一点倒也罢了，但错别字争先恐后层出不穷实在令人不堪。不把放在那里面受委屈的小说重新收入这本集子不太甘心。敬请读者诸君海涵。

说是一本书，其实是两本。一本大的一本小的。反正一个书号一个定价，买一送一，应该划得来。这里头绝无哗众取宠的意思。完全是从节约纸张的角度来考虑。特种纸可比普通胶版纸贵多了。原先我想把开本做得稍微特殊一点。可惜算来算去还是会给这本书采用的纸张造成不小的浪费。文贞忽然灵机一动说，何必不把它裁成一本大书一本小书呢。纸张就几乎没有什么浪费的了。这实在是一个太好的主意。如此一来，我这本书简直有了版本价值了。“睥睨”古今中外，一本书分做上下集上下卷上下册出版的无以数计，似乎还没有见过分做一本大的一本小的来出。我甚至有些暗暗得意了。

好歹咱们已大步迈入了一个形式远远大于内容的浮华时代。那么，假如你手里有了这本书，不妨先感受感受它的纸张，再挑剔挑剔它的装帧——设计出于尚在茅庐之中的我的儿子之手。如果有什么毛病，有什么幼稚和不成熟的地方，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也是老实话。

借此机会说两句我的儿子。如今混碗饭吃不太难。难的是混碗好吃的饭。设计专业如果学得好，应该可以找到一碗好吃的饭。学得不好，这碗饭也难吃。

忍不住还是想说一说放在这本书里的自己的小说。所谓敝帚自珍。何况我不以为自己的小说是敝帚。记得有人说过汪曾祺的小说“虽好，却小；虽小，却好”。我把它用来评论自己的小说并不觉得大言不惭。只是还要补一句“虽好，却少”。这确实令自己觉得有些惭愧。我是个不发狠的、懒惰的人。所以没有出息是今生注定的了。

但说到底，我也还喜欢自己写的小说。至于别人喜不喜欢，是别人的事。虽然我很想别人喜欢。

最重要的话留在最后说，如果这本书果然还有点看头，那么首先得搭帮为它画插图的画家朋友杨福音、蔡皋和为插图撰文的作家朋友何立伟。我深深感激他（她）们，可惜愧无一报。

甲申年元宵节

目录

前面的话 / 001

四楼是痔病房 / 001

车祸 / 067

在路上 / 076

矮板凳 / 097

死者与收藏 / 132

关于朋友以及朋友的
父母的
通俗
爱情
故事 / 141

四楼是痔病房

米兰·昆德拉一九八五年五月获耶路撒冷奖。一个月后，我患痔疮住院。我并非说其中有什么意义，只是陈述两个事实而已。

——作者题记

痔病房为什么要设在四楼，我想了五晚。这是有事实根据的。而事实根据又全仰仗于我睡的那张铁床。吱吱嘎嘎很有弹性。因此我的想像也富于弹性起来，像女人的一对奶子（请原谅）。不同之处是女人的奶子虽有弹性但不吱吱嘎嘎响，而我的想像不但有弹性还吱吱嘎嘎响。

所以说痔病房为什么要设在四楼这个使我想到了五晚有事实根

据的问题全仰仗于我睡的那张铁床并不过分。

我是六一儿童节那天住的院。那天，我给我的儿子买了一只空气球。黄颜色的（虽然我不喜欢黄颜色）。还给我妹妹的儿子买了一只。却是红的（尽管我也不喜欢红颜色）。之所以要买不同的颜色，我做了一番考虑。倘若买两只黄的或者买两只红的或者两只其他一种颜色的，那么我的儿子肯定会说我妹妹儿子（他的表哥）的那只是他的；我妹妹的儿子呢，也肯定会说我儿子（他的表弟）的那只是他的。这样，后果将不堪设想。“六一”儿童节那天是星期一。这我也记得很清楚。因为五月三十一日那天是星期日。而星期日是不办入院手续的。我去市中医院做检查，则是五月三十日。星期六。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五月二十九日即星期五晚上——我之所要以不厌其烦地表现自己有极强的时间观念恰恰是因为以前我最缺乏时间观念。因此惨遭同事戏弄。那次我问一个同事今天是星期几。同事却反问我昨天是星期几。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同事一本正经地说你晓得昨天是星期几再朝后推一天，自然就晓得今天是星期几。当时我非常恼怒。我恶狠狠地对同事说你他妈的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假如我晓得明天是星期几再往前推一天，同样晓得今天是星期几！不料同事听了很兴奋地用劲点头，说对呀对呀。看来你还蛮善于举一反三呐。简直令我七窍生烟——再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晚上。木匠在我家做家具。将那只柜子最后

完工。装铰链装抽屉锁。这柜子做工极差。但式样不伦不类倒不是他的过错。我本想做只大书柜。妻子却要做只大衣柜。我说我的书装到哪里去？她说她的服装到哪里去？经过将近半月的艰苦谈判（双方皆软硬兼施），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做一只既能装书又能装衣服的多用柜。如是成就了这样一只怪胎。当我和木匠把完工的柜子抬到屋里靠墙壁摆好时，肛门处突然感到一阵刺痛。像有谁用针扎（当然没有谁用针扎）。我连忙勾下腰去。妻子问我怎么啦，我当了木匠的面不便说我怎么啦。临到睡觉时才发现肛门处鼓出来一粒蚕豆大的小包（严格说来是妻子的发现，不是我的发现，我看不见自己的肛门）。这样就决定第二天到医院去。

替我做检查的医生是位名老医师。叫沈健雄。可惜看上去既不健也不雄。但后来只要提及他我就非常自豪。我听说他是日省中医学会肛肠学会副主任。国内痔瘘界的泰斗和权威。他叫我躺在一张铺了白布的台子上。我就躺了上去。刚把裤子褪下还没来得及反应，他便宣布检查完毕。到底不愧是名老医师。接着他宣布要我住院。我个人认为我的痔疮还不至于严重到要住院的地步（清早起来那粒“蚕豆”已变成了“黄豆”）。我张开嘴巴准备陈述自己的见解。沈老医师却一眼看穿我的心思。不待我开口，便用一种毋庸置疑的口吻强调说：

“要住院。”

这样子我就住院了。我想也好，长痛不如短痛，慢痛不如快痛。蛋豆不如黄豆，黄豆不如绿豆。后来我将上述住院过程讲给一病友听。病友名字叫古冯基。我总是将古冯基联想为鼓风机。难以令人置信的是他竟又在鼓风机厂工作。堪称一绝。鼓风机颇有住院的经验，并且对痔疮患者种种各具特色的痛苦和幸福以及其中的深刻含义有独到而精湛的研究。他听我说完话，说这很简单，夏天巴不得有人住院。

真乃一语中的。

我拿着沈老医师开的条子办理了入院手续，只身寻到痔科病室。痔科病室在四楼。开始我是用一种很轻捷的步子上楼的。上了两层楼以后认为这样做很不应该。于是改为用一种较为蹒跚的步子上楼。这样得体得多。走到护士办公室门口，发现一个穿白大褂的护士在兢兢业业写什么（我这人间或爱讲句把啰嗦话。既然是护士，当然穿白大褂）。在医生尤其是在护士面前，向来我是拘束的，像我儿子站在他们幼儿园阿姨面前。但是我不愿被他（她）们发现我拘束。在这一点上我不像我儿子。我设法做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潇洒样子，结果这样子变得很古怪。我从挂在墙上的一面镜子里瞻仰到了自己的尊容。五官似乎没有分布在原来的位置上。

“提桶呢？脸盆呢？”那护士从我手里夺过条子，转过身把背

对着我的脸说。

“什么提桶脸盆？”我则把脸对着她的背说，心里不免生出几分惊异。女护士并不作答，仍复趴在桌上兢兢业业地写。其时我看见她白大褂里面隐隐透出来两根乳罩带子，又有些慌乱，连忙很正经地把眼光掉向别处。

这间办公室可以说很小也可以说很大。完全看心境而定。后来我就听护士长如此说过又那般说过。头一次是卫生局来了个共计六人的检查组，由某处长带队。在病房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检查一通后有五人回到护士办公室。只有某处长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竟然深入到厕所里检查并且体验了老半天，使护士长大为感动。觉得上级领导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屎。不料后来看见他一边扣裤扣一边走出来，才明白某处长是公私兼顾。某处长发表了一大通厕所太不干净太不卫生的宏论。他尖锐地指出，墙上有痰迹，坑沿有粪便，带血污的手纸在不足六平方米的地面上竟有十一团，还有涌动的蛆和飞翔的苍蝇，等等，等等。护士长听得颈根愈来愈短。继而某处长把话锋一转，说在这样的厕所里屙屎绝对使人便秘。护士长连忙从椅子上跳起来，颈根也长了，问某处长灌不灌肠。这是护士长的拿手好戏。某处长说不必不必。说一般情况下他随身备有开塞露。最后某处长精辟地分析了厕所太不干净太不卫生的根本原因是不勤于打扫，并且做出了要搞干净搞卫生就必须勤于打扫的正确指示。护士长频频点头称是，颈根忽

短忽长。某处长又问护士长对其工作环境有什么意见尽可以提。他可以带上去。直接带到局长那里去。护士长平素肚子里除开装的饭菜之外装的尽是意见。不料此刻一条也想不起来。吞吞吐吐半天才说：

“这，这间办公室太小……”

后来一次呢，就发生在检查组去了的第二天。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护士长摆出一副白瓷茶壶的姿势，声色俱厉地呵斥一个拖地板的工友（固然他有点神里神经）：

“这，这间办公室实在很大，你看你！”

办公室两横一竖摆了三张桌子。墙上挂着好几面锦旗。上面有“华佗再世”、“扁鹊投胎”等字样。我将华佗、扁鹊与痔疮之间的关系想了好久，没有得出什么精辟结论。又去观察另一面墙上的病床分布图。从一到一百二十五。认认真真地浏览一遍。心里大致估算了一番：混合痔患者居多，约六十来人；其次是外痔、内痔，占三分之一略强；再其次是肛门裂、肛痿等，约十七八人。还发现好几个极可笑的名字，可惜忘了。只记得一个“鼓风机”。

我正待进一步观察，女护士终于转过身来。于是我认为她长得实实在在的不敢恭维。年龄至少三十有五。心里就孕育出一个“哼”字，虽说并未从嘴里诞生出来。

“每天要坐盆呐。还要洗澡呐。用公家的只要你不嫌邋遢！”

咯样热的天气!”

女护士终于回答了我十分钟之前小心翼翼的提问。

除开尚不理解坐盆是什么意思，我明白无误地理解了其他的意思。同时还表示出我马上回去拿的意思。我的汗衫早已湿津津地粘在背上了。女护士却说今天不必了。一去一来要下班了。我说那就请你替我安排好病床吧。她又说没有带提桶脸盆不安排病床。我说这又是为什么。她说这是规矩。

于是这规矩使我进退两难。我的脚也确实一只在门槛里头一只在门槛外头。女护士看我这模样不觉一笑。我绝不认为这是莞尔一笑。

“这样子吧。今天是礼拜六。又是下午。明天呢又是礼拜天。索性下礼拜一你再来!”

我极为钦佩她的果断。当即应允。正待转身却又听见她大声一喝：

“带五块钱呐!”

“做什么?”我不解。我住院交了记账单。

“押金!”

我再也不敢吱声。把跨在门槛里的那只脚迅速抽回，一口气跑下四楼。刚下完最后一级又猛然意识到实在不该如此矫健。

我是个即将住院并且开刀的病人呐。

从六一儿童节那天住院起，每到晚上躺在吱吱嘎嘎富有弹性

的铁床上，我就开始思考“痔病房为什么要设在四楼”这个问题。

这绝非一个孤立的问题。因为要解决“痔病房为什么要设在四楼”这个问题，必先回答“痔病房为什么不设在五楼六楼七楼”以及“痔病房为什么不设在三楼二楼一楼”这两个问题。

（在此我想中断一下自己的叙述。我忽然想起一段并非与此无关的插曲。住院后的第二天，妻子拎了一堆东西来看我。我正迷迷糊糊躺在铁床上吱吱嘎嘎冥思苦想。她一来，我立即将自己的思考讲给她听。一般而言，她可说是我的知音。不料她听我说完后又嗔又怒。说才住两天院脑壳里就塞满了这么一堆无聊透顶的问题！痔病房在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与你有什么干系？痔病房在五楼六楼七楼八楼与你又有什么干系？我被她连珠炮似的一番话打击得眼睛翻白。她却泪光涟涟。认定我从里到外彻头彻尾是一个臆想狂。继而她从床沿边站起，指着我说，好，就算你思考的不失为一个严肃的、值得探究的问题，你的思维方式却充分显示出你的迂腐和蠢笨。“痔病房为什么设在四楼”是一个独立的命题，为什么要扯到五六七楼和三二一楼去呢？这岂不是把一个简单的命题复杂化么？说完她骂我一声笨蛋，走了。从此没有再来。）

我想我首先得从上层建筑领域里着手。因为与意识形态有关。即：痔科为什么不设在五楼、六楼甚或七楼？这个问题一开

始就十分棘手。我对四楼以上的情况一无所知。我接连吃了两粒妻子送来的话梅，还是没想出个所以然。很苦恼。趿上拖鞋打算到过道里走走。刚出门就劈面碰了个又瘦又高的病人，也在踱来踱去。看见我赶紧闪到一边，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晓得他什么地方对我不起，深为惶惑，只好也对他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样我看出来他显得很激动。直搓手。

“是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嘿嘿。敝姓陈。耳东陈。请多多关照多多关照！贵姓？”

“免贵，姓王。”我忍住没笑。

“三横王？共田八？呵，三横王，那好那好……”

耳东陈哈哈腰又踱开了。嘴里还喃喃吟诵着什么。我依稀听出来是汤头歌诀之类的东西。后来一打听，耳东陈果然在攻读中医学。企图自学成才，真是了不得。已经四十五岁啦。天命之年不知天命。还听说他经常打着屁股背歌诀。说这样子效果特好。其实他经常脱肛。

目视耳东陈踉踉远去，我又丢了颗话梅到嘴里。想了想耳东陈。忽然顿悟。几至乐不可支。还自己跟自己卖了个关子：因为四楼上去不是五楼。这种看法似乎古怪。不了解个中底细的人当然大惑不解。四楼上去不是五楼难道是六楼七楼？但生活中无数令人困惑的问题实际上像少女一样单纯。这医院索性就只有四层楼。

这个问题得以解决使我更加热爱话梅并深深感激耳东陈。我寻了好几次机会，打算送一粒话梅给他吃。这无疑将是一种高度和谐、统一的结合。但这机会始终没寻到。不是我打算送话梅的时候耳东陈身边有人，就是耳东陈身边没人时我又没打算送话梅。

如今回想此事，仍深感遗憾。

继而又思考“为什么不设在三楼二楼一楼”这个形而下的问题。不料这个问题使更多其他问题接踵而至。诸如：X光室、透视室、住院部为什么要设在一楼？又：外科和内科为什么要设在二楼？再：妇科和伤科为什么要设在三楼？这些问题又产生了连锁反应。乃至出现“妇科伤科为什么不设在一楼、二楼或四楼”“外科内科为什么不设在四楼、三楼或一楼”以及“X光室、透视室、住院部为什么不设在二楼、四楼或三楼”等等系列化问题。

推而广之，我竟产生了对整座医院布局进行宏观研究的强烈愿望。这样，门诊楼及办公楼又被囊括进来。既然如此，对该院作一番庄严而肃穆的历史性回顾也就势在必行了。

这远大的理想终于未能实现。以至昨天还有位朋友问我终生最大之憾事是什么，我仍然坚定不移地回答：我企图对中医院作历史性的回顾而且是宏观的但成了泡影。

朋友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我一眼，又仿佛猛醒过来，把两只